

英烈千秋又一頁

——記兩位抗日殉國烈士

李國輝

郟子舉麾下大刀隊

抗戰初期，日軍瘋狂進佔黃河以北地區，民國廿七年國軍一六六師在郟子舉將軍領導下奉命渡黃河，至豫北濟、孟、溫一帶以機動作戰阻止日軍渡河南下，此期間可歌可泣之事蹟甚多，尤其進攻濟源城時，我軍兩位無名勇士被俘不屈，日將土肥原特為立碑紀念！詎料抗戰勝利後，該地被土共佔領，共匪以此石碑借端歪曲事實，謊稱係共匪抗戰史跡，筆者為表彰我軍忠勇事蹟，揭穿共匪無恥謊言，謹將事實真相憶述如后：

當時國軍一六六師師長郟子舉將軍，特別注重軍紀與教育，軍紀方面作到不擾民、不害民，不抓民伕、不借民物，買東西公平交易不准還價，軍隊所到之處，民衆均稱讚紀律嚴明，軍隊幫助民衆耕地，民衆協助偵察敵情，軍民合作無間。教育方面官兵人人識字，體壯力強，每人都能背誦步兵操典綱領與戰鬥應遵守之十三條，並均熟習其各級職責與戰鬥指揮要領，各部無論行軍

宿營均能利用機會教育，因此士氣高昂精神奮發，每次攻擊前挑選敢死隊時，個個爭先恐後，故常常只有用整連整營擔任敢死隊！惟該師裝備過差，每步兵連三挺輕機槍，多半截亮故障多，步槍多係老漢陽造與雜牌槍，口徑鬆老又經不起熱，頂多打三槍即拉不開槍機，必須將槍放在地上用腳踹開等涼後再用，部隊中惟一利器就是每人一把明亮利刃的大刀，必要時用大刀衝殺，日敵聞風胆戰心寒，毛骨悚然！該師編制有兩旅一補充團與師部直屬特務工兵輜重砲兵等營，四九六旅旅長劉希程乃黃埔一期畢業，河南唐河縣人，四九八旅旅長陳衡，黃埔二期畢業，廣東海南島人，郟師長則係河南魯山縣人，保定八期畢業，對於練兵辦法特多，超人一等，故部隊有精良成就！郟師長早年追隨總統參加革命，十四年在黃埔軍校任教官連隊長等職。

民國廿七年，日敵瘋狂進犯，我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命駐防洛陽之一六六師強渡黃河，向豫北孟縣溫縣濟源一帶採取機動攻勢以阻止日敵南侵。該師奉命後，先派便衣隊渡河偵察敵情地形并聯絡抗日人士，復派中校營長李文定率隊偷渡黃河夜襲橋頭堡，并佔領乾溝橋掩護全師渡河。又命四九八旅隨李營後跟進，阻擊敵軍增援部隊，掩護李營攻擊成功。

李營於三月廿日夜偷渡黃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動作出敵不意，趁敵不備將乾溝橋日敵一連全部殲滅，四九八旅於次晨擊退由孟縣增援之敵，全師得以順利渡河。

我軍渡河佔領乾溝橋後，日敵即集中兵力對我採取攻勢，陸空聯合向我進犯，日機每日由沁陽出動到處濫炸掃射，最初我軍與民衆均遭到損失，後由我軍協助民衆構築了防空工事，減少空襲損害，民衆痛恨日軍殘暴！人人自動與軍方合作！每次日軍出動，各縣維持會與公安局均秘密供給我軍情報，使我情報靈通，能深入敵後聲東擊西，而日敵則往往疲於奔命，四處撲空。

四百壯士濟源成仁

濟源縣城內原有駐防日軍一大隊，經常至城外各鄉掃蕩示威，我軍却從未向城內日軍進攻，故日軍警戒日漸疏忽！後師長決心攻濟源，乃命四九八旅在沁水西岸佈防，阻擊由沁陽增援之敵。並命四九六旅攻城。

在未進攻之前兩日，我軍即已在維持會與偽公安局協助下派便衣混進城內偵察敵軍駐地防務配備地形等。

四九六旅命九九一團為主攻部隊，九九二團為預備隊并在城東南警戒掩護。

四月九日深夜十二時，九九一團團長曹玉珩命第三營為前衛首先登城佔領東門向文廟之敵圍殲，第一二兩營隨團長進城，第一營向北門推進并佔領之，第二營除派一部佔領南門外，餘向城內日敵指揮所進攻。團部指揮所在東城樓。第三營營長張豐山率全營抬着綁好梯子至城東南之間，戰事開始，首由七連連長張建武在無聲無臭中親率全連爬梯上城，東門樓與東南角碉堡之敵均燈火明亮坐臥酣睡，張連長派隊將敵砍殺佔領之，當時城下有敵兩名衛兵發現我軍入城，正欲鳴槍却被我大力砍殺，於是東門遂得順利打開，我軍魚貫而入，張營隨即集中兵力向文廟敵主力圍殲，此時旅長劉希程團長曹玉珩均上城指揮。

張營進入文廟後，分別向各處攻擊，大廟屋頂也被我軍上去揭開瓦頂向下投擲手榴彈，一時手榴彈大刀片砍殺展開劇烈的混戰，只殺得日敵亂逃亂竄，眼看敵人就要全部殲滅時，詎料敵增援部隊已由南北以箝形攻勢向我軍圍攻而來，北

部無人阻止，南部與我九九二團展開血戰，我守沁水之四九八旅在午夜二時已與敵展開激戰，敵人除用一部牽制我沁水西岸部隊外，大部是由南北兩翼迂迴直達濟源而來，可惜我軍無電台通訊設備，故敵人增援部隊得於三時許推進北門向我軍圍攻，師長立命劉旅長迅速掩護撤離濟源縣城，曹團一二營均遵命撤至城東南，惟三營被日軍包圍在文廟內，曹團長親率一二兩營向文廟包圍之敵猛攻兩次未遂，我曹團遭敵側擊，眼看劉旅將被敵包圍，如到天亮恐難撤離，於是劉旅長命曹團即刻在九九二團掩護下撤離縣城，此時已是清晨五時，在黑雲大霧中全師得以順利撤至安全地區，敵人未敢追擊。

此時敵人集中全力向我張營襲擊，以輪番戰術對張營進攻。敵機低飛向張營投彈，我張營以狙擊手對空射擊後，敵機一架受傷，再不敢低飛來襲！張營在文廟一座大殿內與殿外一個小院子與敵搏鬥五日夜，戰至第三日下午，日敵強拉民衆四百餘人向大殿院內逼着衝入，充擋砲灰，因此死傷甚多，戰至第五日大部官兵均戰死，營長張豐山連長張建武負重傷不能行動，他們仍堅定意志要率傷患官兵八十餘人，死戰到底，張營長曾派人化裝日軍逃出重圍報告團長，表明為國犧牲的決心。他們在廟內所吃的是日軍所存之罐頭，第五日下午雖已彈盡糧絕，却仍然在苦撐苦戰，夜晚日軍衝進廟內，他們用大刀奮力砍殺，日軍不得其門，改用擲彈筒向廟內集中擲彈，第六日早晨，官兵全部犧牲成仁！僅朱金山張建成兩人未死，躺在死人堆裏，日軍進去時并未發現，他

們兩人乘敵不備，用槍一連打死敵十人，始被日軍發現，日軍指揮官於是命令捉拿活人，雖幾經週旋包圍，却無人敢向他們靠近，最後兩勇士手持大刀向敵砍殺又斃敵十數人，兩人精疲力盡時始束手被擒！日軍掃掃戰場後，強拉民伏在縣城外十里舖土坡下挖掘大坑將我軍屍體埋葬，嗣後十里舖至城外與文廟內時常鬧鬼，這也許是烈士們的陰魂未散！

土肥原敬佩兩勇士

朱金山係國軍上士排附，河南項城人，體格魁梧，豁子嘴，力大無比，在營中有大力士之稱，原不識字，在軍中肯用功讀書遂能閱讀步兵操典。張建成係中士班長，河南魯山人，初中畢業，因抗日投筆從戎，中等身材，擅長器械操，性倔強，平時在營中成績優良，模樣第一。

朱金山、張建成兩勇士被俘後，幾經審訊，隻字未露，日敵復用酷刑逼供，如鞭打、過電、墊磚坐板凳、火燒、火燙、倒吊灌辣椒水等，兩勇士從未喊叫一聲或被眉頭，始終不屈不撓，聲色不變。日軍十四師團司令土肥原接到報告後甚為驚奇，於是親自審訊，着偽縣長偽公安局長等陪審，未審前先派醫官負責療傷，又派專人優待飲食，審訊時由土肥原親自訊問，土肥原會說流利的北平話，因此第一次他曾用和藹可親的態度來勸導兩位勇士說出部隊番號、長官姓名、攻城人數與自己階級姓名，怎樣知道皇軍兵力駐地？城內何人與部隊聯絡等？兩烈士隻字不提，土肥原命偽縣長偽公安局長暗下勸導，并請烈士多多

考慮，允諾烈士不但不殺并即釋放！偽縣長局長甜言蜜語勸導烈士，但遭兩烈士破口大罵，指斥賣國求榮之漢奸，羞與答話。土肥原又命軍法官日夜疲勞審訊十數日，仍屬無效，土肥原自感束手無策又恐貽笑他人，再開二次大會審，然無論以何方法誘供，兩烈士始終不屈，只答說：「不知道」，并大罵「日軍侵犯我土地，殘殺我同胞，強姦我婦女，必會得到一敗塗地死無葬身之地之報應」！土肥原氣得張嘴結舌，命手下將烈士手指剝掉，剝一個問一次，等十指剝完，兩烈士神色不變，土肥原厲聲問：「你二人真的不怕痛麼」！朱烈士說：「上刀山下油鍋，千刀萬刮，我如皺一皺眉頭不算是中國男兒好漢」！張烈士說：「老子是中國人，名子叫男子漢，原是小日本老祖先，其他一概不知，今天犯在你手要殺要剮

隨便」！土肥原驚奇得出了冷汗，站起來對烈士說：「好、好漢，我服了你，我來成全你」！在場陪審人員見司令官站起來，一齊站起來，好像全體肅立，一致心中稱讚敬佩不已！土肥原用日語交代部下將兩勇士槍斃西城門外路旁，就地埋葬！

當兩烈士被綁赴刑場時曾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殺盡漢奸走狗，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土肥原特為烈士豎立石碑，碑中刻着：「支那匪軍無名勇士之墓」，旁刻：「大日本帝國皇軍第十四軍團大將司令官土肥原親書」。邊刻：「昭和十三年七月七日立」。當石碑立好後，土肥原親臨前訓勉幹部效法無名勇士不屈不撓，臨大難而不懼之精神！

親至西門外觀碑致敬！我第一戰區司令官程潛曾專案報請軍委會通令全國一致楷模。長官部政治部並印製專書，發給各部隊，表揚忠勇事蹟。日寇投降，國土重光，袍澤萬家壁乃濟源人氏，請假回鄉省親，見土共將烈士之石碑搭成牌樓，張燈結彩，大事慶祝，牌樓前橫掛紅布上貼金字寫着：「八路軍抗戰攻城王成仁同志犧牲之鐵證」。此種張冠李戴之卑劣行為，實屬無恥！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滬上往事

萬墨林著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

萬墨林著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下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叁拾元合售壹佰貳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